

詩

經

偶

箋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蕩蕩

詩本賦體而卒無一語及當世蓋有諷諫之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每章唱起已令人三復爽然而未復終之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等文字興托深婉已到絕妙田地首章若歸咎于天旋自解之後章天降愠德而曰汝興是力曰天不泯爾以酒曰匪上帝不特又總見得敗德滅度皆王自作之孽于天無與

蓋反覆說紂賈山之借秦爲喻也。反覆說天霍光之所謂王行自絕于天也。大抵厲王之不道曰貪日暴。包佶以立威沈湎以縱酒。而其原只在任用小人。二。三章刺其任用匪人之害。四章數其包佶而曰無背。側陪貳王之包佶。小人教之也。五章數其沈湎而曰不義從式。王之沈湎。小人導之也。六章蜩螗沸羹。則小人之既成矣。七章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其用小人。棄君子。從老成人。說到祖宗成法上去。總是徘徊屬望。百爾所思。而未章枝葉本根之喻。蓋厲王時。

諸侯尚畏王室。荆楚自去王號。而監謗用衛巫好利。用榮夷公。此正本實先撥之時。王自不知。詩人慮之。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若無此語。全不見詩人作詩之意。真章法之神品也。首章總是無所歸咎。而無端忽爲怨天之詞。以發其端。時講云。蕩蕩二句。原其常疾威二句。惟其變。天生二句。故作疑詞。靡不二句。正解其故。便將絕妙詩解。作死煞腔。飯天一也。本自蕩蕩。有何疾威。命一也有。何不可信。詩人初若歸怨于天。而反寃天命之不可。

信以喚起有初鮮終忽若尤之忽自解之似怨非怨似解不解十分委曲然其妙處全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意味無窮此立言之妙絕亦行文之奇絕者也

二章以下每章設爲文王嘆紂之詞文王正以法祖之思動之厲與紂同惡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四曾是作起語亦是惟嘆之詞力者着實用他與小雅亦不我力對看彊禦培竟皆悞德也小人之生寔亦氣運所關故曰天降

王章而秉義類言善人當用傷王之不能用也此獨
言彊禦者暴是所以濟貪培克亦包在內詩人原不
必一一瑣碎牽合只還本題字面自覺大方下寇盜
攘竊則兼之矣彊禦之人輾衆橫行自然衆心不服
故日多懟流言以對者小人媚主制民必有一種邪
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之類是也人主不
察而用之明是引寇盜攘竊而居于腹心肘腋間矣
咀呪之來寧有極乎。

四章魚休虐也歛怨以爲德句法妙絕凡厲王作事

木皆萬姓所愁。四海所怒。他却當絕好事件。做去。歛如聚歛之歛。如云。忍一事。不曾做得。凡不好事。俱要聚于己身。而後快耳。不明爾德。四句。正怱怱歛怨之故。

五章沈湎而係之不義。從式人君以酒亾其國者。必有小人進崇飲之說于前。而不聞酒荒之戒。古今類然。不愆而止。四句。有以容與止分者。有以靡晦三句。平者。俱不是。旣愆爾止。二句。統說號呼。正是容止愆處。俾晝作夜。正所謂靡明靡晦也。初學記齊顏色均。

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涵人皆畫有作爲俾畫作夜畫渾不覩事也。

六章蝸蟾形容怨謗並興意沸羹形容民情騷動意凡太平之景自然靜治衰世之景自然喧囂此二語可謂善狀車攻之頌只是有聞無聲正與此可參看覃及鬼方又不止小大之喪矣不醉而怒曰吳

七章不時猶言不辰舊兼舊人舊法言雖無老成人一轉極妙上云而秉義類云無背無側無陪無卿本說他不用老成人至此復云老成人縱不可得典刑

尚在。何不率由。則又轉一想矣。如此折之。彼將何辭以對。其實本意。正要他用舊人也。

八章總括上數章。直指禍亂而示以當鑒戒之意。人君大亂未至。抱火厝薪。不知國脉傷殘。喪亡無日。正意全在人亦有言上。顛沛之揭。就將然說。

抑

此詩訓戒之旨。疊疊不厭。八章以上。總是戒以脩德。而九章以下。則諄復往來。無非欲其聽言。此章旨之大略也。然舊說沿習。于支解處。殊不得其要領。識將

本文合咏數過分肌劈理。固自井然。首章設爲疑。惟之詞以起相傲之端。自無競而下。至不虞爲一段。此皆言治國之事。二章無競之人。有覺之德。下訐謨等。便是旣云維民之則。則四方之訓可知。然此只說箇道理如此。三章至淪胥以亡。則切責而戒之。夙興七句。正是訐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寔在樣子。而以質爾人民三句束之。此一段也。脩德之事。不過威儀與出話二者爲大。故慎爾出話。至寔誑小子。又爲一段。白圭之玷。至萬民靡不承。則申出話之意。而以

謹言之。効終之。視爾友。君子至寔。誼小子。則申敬儀。之意。而以敬儀之。効終之。此又一段也。荏冉至末。爲一段。反覆望其聽言。曰。恭人曰。哲人是能聽言以脩德者也。拈哲人。愚人正與首章靡哲。不思六句相關。照而十章拈民之靡盈二句。作精神。哲人愚人只是盈與靡盈之辨。十一章厲言以責之。十二章危言以懼之。只是欲其聽言以脩德而已。文雖萬派千絲。而阡陌條暢。機杼分明。何讀者之憤憤也。

首章抑抑與下敬慎不同。蓋由敬慎工夫。終做到此。

隅者廉隅有處囊脫頽意維德之隅德正于威儀處見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非占外知內之說靡哲不愚如云天下極乖覺人都做出極呆蠢田地雖卽無儀而見其愚然愚處在無德不在無儀也下句爲惟嘆之詞如云尋常人愚是他本等號爲哲人而亦不免于愚豈不反常之甚有謂疾以天質言戾以學問言豈不呆絕

二章無競有覺俱有工夫競訓強盡人之道更無對得過底故曰無競覺訓直大全却德行更攔阻他不

得限制他不得故曰直大訐謨三句此之謂無競此
之謂有覺維民之則所謂四方訓四國順也訐謨二
句有以謨猷命于上命告令于下者有以遠猷申訐
謨辰告申定命者有四平者然不如各句分頂爲安
三章武公自言今日如此只使人箴警而爲是切責
之詞非寔有是事也語氣一直濠下言爾今作興迷
亂于政者以顛覆其德而一維湛酒之從女縱恣意
荒隆不念國政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不廣求
先王之道以克共其明法乎有以迷亂于政應訐謨

四件顛覆厥德應敬慎威儀者不可從。

四章肆皇天弗尚三句承上言湛樂如此則必爲天所厭棄矣。下遂告戒之以申訐謨四句之意。車馬弓矢戎兵固是國家大事。夙興夜寐二句莫認作細微。正先王克勤之實。敏則有功。勤則百事集。此即無逸作所無窮治化皆基於此。夙興夜寐與別處不同。必當侵晨而起。晚夜而寢也。脩爾脩字直貫下。戎作蠻友俱未然事。

五章質爾入民三句緊承上來。有以質人民。頂夙興

二句謹侯度頂車馬四句亦是然余意只渾承爲妥
蓋夙興灑掃詰戎俱是治民中事俱是侯度中事亦
不必分也不粗暴曰柔不悖厲曰嘉白圭四句正申
謹言之戒作推由未是

六章無易由言二句一願說下莫捫二句又是足上
之詞無言不警二句俱就好邊說惠者言願于人之
心而不拂也惡朋友惠庶民小子則臣下百姓皆宜
矣繩繩靡不承俱就法其善言說

七章寔舉敬儀之見于自省者而推言之以終敬爾

威儀之意從友君子說向屋漏上去何等工夫不愧屋漏只是常存此不邀有愆念頭時時若鬼神臨之何況君子之可敬云爾乎。

八章碎爾二句稍寬說俾字有工夫在內臧嘉只是盡善盡美之意淑慎二句承上爲德句不僭不賊又足淑慎二句投桃四句又承鮮不爲則句以足其意投桃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童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投桃須知是賦不作比說喻理謂僭害理謂

賊

九章以下反覆望其聽言而此章哲人愚人正發首章之意溫溫正形容恭人處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程明道先生謂客常相勝只看消息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人纔溫恭便消磨了客氣便有進德基本溫故能哲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只是認理不明苟能退然自下非方寸虛明朗徹的人如何做得此自日用間可驗順德之行順字妙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正是此意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亦好舊皆雙頂說

十章上言哲人惟不滿盈。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非緣知識未開。正以滿假爲累耳。故曰民之靡盈。云云。手携已指點之矣。猶恐未明。故復引寔事爲証。佐面命已口授之矣。尚恐未切。故復以提耳爲儆。民字泛說實歸到武公身上。

十一章詞旨狠戾。幾于罵矣。武公自戒如此。直恁割切。我生靡樂。因孔昭來。畏天之至。遂以憂勤易其般樂也。

十二章天方艱難而下。正推原無大悔的緣故。不遠

便是下不忒處見此章詞旨痛激又幾于喪無日矣總是望他聽言之意。

素桑

芮伯世臣忠憤鬱積又值監謗之世欲直則不敢欲抑則不能故情旨沉綿不自知其淒婉文詞詳媿不自厭其重複讀者得其言外之旨淒婉處宜會其情重複處當略其語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若其分析之大略首章言已憂民之病二三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以見民病也五六七章言民所以病由不用賢

之故。八章至十三章深言用小人以病民。十四章至十六章則言已作詩以窮其病民之奸也。

首章言桑之始盛終衰以喻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然之意。黃落有漸。捋采立窮。蓋歸罪于人也。故曰瘼。此下民。二章至孔棘我圉皆述征役者之怨詞。二章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極言已征役之苦。則情益切。詞益哀矣。亂生不夷。四句舊以亂生句提起。靡國句對民靡二句作一頭兩脚。又有以具禍句總頂靡國與

民靡句者俱無不可還以亂生二句對民靡二句爲
安國泯矣民滅矣國步可知頻感也

三章承上言國步將蔑亦可嗟哉何天之不我養而
使我無所止息不知何所往也君子寔維四句意指
厲王與諸用事小人故借君子說起然君子處亂世
或以憂國之心過激除奸之術未工用壯太過如陳
蕃王允之于東漢司馬君實輩之于元祐諸人競亦
有之詩人此語真經世之識也梗水上浮木也水有
斷梗則壅

四章觀閔者飢渴勞動之苦。孔棘者鋒鏑死亡之憂。五章承上言民所以受病無他以不用賢故耳。爲謀爲毖如云任你謹慎。亂亡之禍日見侵削。我告以憂恤之計。誨爾以序爵而已。序爵與式序在位之序同。分賢否也。此時用賢如揀焚然。故以執熱擬之。

鍾伯敬云考亭解執字作執持之執。今人以水濯手。豈便能執持熱物乎。蓋熱曰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古文用字與處濯卽洗濯之濯。浴可解熱也。

六章言王不用賢。賢者亦不樂爲用。如彼逆風形容

憂亂之意深。至如畫此句尚詩人自謂玩下民有字。自見維寶以貴賤相形言維好以安危相形言全是發憂世熱腸若一味發農家快活光景于詩情又河漢矣。

七章稼穡卒痒則維寶維好。又成虛話。總見賢者之窮哀恫中國四句皆承蠹賊二句。具贅則無地可以自容。卒荒則無人可以自活。靡有膂力又本具贅。卒荒說靡有膂力形容遭亂之苦。一字一血。淒入肝脾。直是無力可念。如云那有力氣念他又憤激語非哀。

痛之詞也。

八章推亂亡之故。只是王不能爲惠君而爲不順。故
小人之亂如此。意側向不順邊。獨言擇相者舉序爵
之大者言。宣猶考慎。又擇相之最吃緊處者。辨之
明慎者用之。謹秉心二句。畫出一個惠自獨。二句。畫
出一個不順自獨。伴賊是自善所見。自有肺腸。是自
私所見。

九章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諧。蓋反興也。朋友相諧。
小人在位。其傾險自至于此。進退維谷。或云上無明。

君則進維谷下有惡俗則退維谷非是此朋友是在位之人安得專屬退說只是遭此讒人無適而可便是。

十章俯仰時事。四顧世人。聖人則瞻言百里。愚人則覆狂以喜。我雖不如聖人亦不至如愚人。豈不能言者。胡若是畏忌之甚。寫自家跼天躋地。憂讒畏訛之景。如畫瞻言。註所見而言。原分說予意。瞻字作主。瞻言百里。如云見及于百里。言所見之遠也。未知是否。十一章良人屏忍心用。此王不能序爵處。所謂不願。

者也。民之貪亂二句。妙寫亂世民情。蓋稔惡之後。脫離不得。無聊之極。憤惋之極。反貪亂而寧陷于荼毒。如今人困苦到十分處。生趣既盡。轉樂死門云耳。十二章以風行有道。興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君子小人原不難知。中則不光明。垢則不清潔。作字與征字俱。自制行上言。

十三章以大風之有隧。反興貪人之敗類。敗類害人傷物也。聽言則對。詩人自付之詞。王聽之則對。知其不能聽。只是自家默誦。如醉人一般。妙極形容。

十四章朋友有與小人作兩等人者。未是此朋友。卽是忍心不順之人。朋友以譖上。已言之矣。飛蠱二句。記是賦體。正意在如字上。

十五十六章。正言今日之亂。皆由小人民之罔極。以臧涼善背爲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回遘亦小人。競力以導之也。民之來定以盜民之。小人寇之也。涼曰不可三句。又極小人言其不難知也。末句旣作爾歌。又見其能揜主聰而不能逃桑柔之刺矣。嚴云涼言刻薄。競言疆禦。盜言貪讒。三者皆謂小人。當時

必有所指。由此三等小人故皆以職言之。亦有理。

雲漢

此仍叔美宣王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先提出箇旱的。景象爲各章。早旣太甚。張本王曰以下。皆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宣王憂旱所仰望于天者。維雨而已。然反覆數十言。未有一言及雨。其周章惶懼。維恐言及之意。言外可想。且詞旨憂虞不倫不次。讀者亦不得過泥支節。以失詩人之意。首章言索鬼神而祭之。至靡神不舉而旱如故也。二章言天地鬼神之祭一時。

並舉而早如故也。三章極言早之可畏。四章望揀于親。若曰父母先祖生我者也。胡亦若是之忍乎。五章望揀于天。若曰昊天上帝覆我者也。將終俾我遜而後已乎。所謂疾痛則呼父母。勞苦倦極則呼天也。六章曰得無有以致之與。祈年則孔風矣。方社則不莫矣。七章曰將羣工不同力與。衆正以下靡不盡心脩揀矣。其柰此早何哉。八章因儆戒而申勉之曰。有噫其星雲漢之昭回如故矣。旱蓋未有已也。大夫君子。卽昭格無贏。其無以大命將近而棄爾成勞。此非徒

爲我亦所以安庶正也。于是又瞻卬昊天而呼之，蓋悲切之甚矣。

首章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是也。曰靡，凡諸廢祀俱在內。牲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用之，易竭，故曰旣卒。寧莫我聽，咎已若之。何而天莫之聽，連下數寧字，有號呼瞻戀之意在。

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間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按天河以有雲爲雨，兆夜晴無雲則天

河明故曰昭回

二章自郊徂宮言自郊祀皇天至于宗廟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奠奠于地是方祭時事瘞瘞于土是祭畢時事上是索廢祀故曰舉此是脩常禮故曰宗后稷曰不克言力之不及也上帝曰不臨言格之不至也寧丁我躬言不先不後適當此時我必有以致之是自責語不可作怨望語

三章如雷如霆正是兢業之意周餘黎民六句舊以民與身與先祖三平不是周餘黎民二句卽引下不

我遺意惟身不見遺。則先祖自此而滅。此所以不得不懼也。

四章云我無所應。璩曰。宇宙雖廣。無陰以懋。正此意。靡瞻靡碩。正起下文之訂。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此卽祭羣公先正之常禮。今則因旱而祭。爲民祈禱禳災也。胡寧忍予。玩一胡寧字。恰像親亦見棄。有責躬意在。忍之一字。又見相望以恩之意。

五章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
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寧俾我遜此與不能
奮飛義同蓋我既退避或者召災之人去天變可回
卽唐明宗願天生聖人入主中國之意然此語認真
不得着寔解便去不得俗解謂我去則災不能及又
呆人說夢矣

六章龜勉畏去又承上寧俾我遜再一轉語如云始
欲遜去民生可憫又欲揀之龜勉不能去也孟春祈
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謂日月星辰先事而戒

故曰孔夙秋祭四方后土甫獲而祭故曰不莫有謂
方社俱隨祈年而舉于孟冬孟春者非是則不我虞
卽不度其所報爲民之心也敬共二句正申前說非
不得于天又望救于神之謂宜無正與不知其故相
應

七章友紀友字字法言相聯屬也散無友紀卽于鞠
哉四句見之蓋羣臣以憂旱之故職事散亂無復統
紀也鞠是計慮之窮疚是形容之病左右有以侍御
言者有以臣庶之左右布列言者俱備之

八章亦是勉諸臣救旱而致望于天然情詞哀婉比前更甚。若自己不能回天而惓惓望助于諸臣者。大夫君子卽上庶正諸人。以戾庶正者。諸臣閃雨原欲安民爲心。民安則諸臣亦安矣。曷惠其寧。暗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取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可味。

崧高

申伯王之元舅也。朝廷之恩。溢于外戚。則私外戚之寵。濫於朝廷。則僭。詩中歷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

德望之著。王眷顧之隆。周人喜幸之意。皆所以鋪揚
申伯之賢。見其宜此封典。而王錫王命。王遣王餞。言
王者不一而足。又見天子愍勤寵遇之意。然首章敘
其始生之異。平日之功。分封之張本也。次章始敘封
謝之事。因及召伯經營之命。三章徹土田遷私人正
分封中事也。四章築城建廟二者分封大事故。曰城
既就廟既成。見就國之有日也。四牡鉤膺錫以就國
之儀也。五章述王命申伯之語。六章述王餞申伯之
事。七章述周人相慶之詞。就國時事也。八章見申伯

之德足以重其言表已作詩之意也。然此詩詞多複。疊須看其每章意旨所屬不爾。便爲葛藤蒙冒。如以敗絮行荒莽中矣。如三章首四句與上章叠叠言分封之意。不過與上同例衍詞也。前已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四章復云申伯之功。召伯是管衍詞也。四章已云王錫韓侯。四牡云云。五章又承之路車乘馬。非重有錫予。承上文而述王遣告之詞。又重言之也。六章已云謝于誠歸。式遄其行。七章又云旣入于謝。亦過接以起周邦等語。衍詞也。讀者須自得之。

首章本美申伯。却及甫侯。如今人做古文詞。每借一人作點綴生色耳。翰蕃宣三平看。皆已然事也。周以王室言。四國以諸侯言。四方以百姓言。

二章言王封謝之意。欲如此云云。非命申伯之詞也。申伯之先。蓋嘗總領諸侯。故曰纘之事。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世執其功。卽上蕃翰宣之功。作營謝之功者。未是。

三章首四句。有謂親命申伯之詞。亦非也。疊上文。以引下文耳。作庸非作城。乃建國也。

四章申伯之功與上世執其功不同此言營謝之功也

五章言臨遣之時又以分封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馬只將上文衍說我畷四句述王者之詞往近二句述王者之意介圭瑞圭之通稱介者大也南土保卽首章維翰之意介圭非瑞圭也圭大尺二寸曰謂之玠陳氏祥道曰王圭長三尺公桓圭九寸侯伯各七寸無尺二寸者惟爲州牧則王以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獨有介圭此非朝會及王與諸侯相見所執

以爲寶而已

六章曰誠歸曰信邁見王與伯不能相舍惟勢不得已
已黽勉辭去誠信二字妙寫眷戀之意上徹土田定
什一之規正則壤也此徹土疆取什一之賦儲委積
也

七章戎有良翰應維周之翰句不顯三句吉甫推成
喜之意而誇美之也

八章詩人要說到已所以作詩上去故復言其德業
所在柔惠且直只一且字見剛柔兼濟之妙操者靡

何雙
弄之使和調也。述于言爲詩，歌于言爲誦。其聲足以
感爲風，辭之所敝，氣象弘博爲孔碩，聲之所泳，意味
深長謂肆好。使其人不足美，雖善作者，文自不足稱。
此以美申伯，非自誇其文也。

五嶽嵩爲中嶽，而毛氏以嶽爲四嶽，山大而高曰崧。
堯時姜氏爲伯掌四嶽之祀，申姜後也。故詩人以爲
四嶽之神，降而生申伯，以誇美之，非謂崧爲嶽也。堯
咨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蓋無五嶽之稱矣。

烝民

仲山甫大臣也。大臣斟酌元氣，維持紀綱，非有盛德，不足以繫朝廷輕重。非有大業，不足以繫宗社安危。故詩前六章極述山高德業，而末二章始及其城齊之事。與已作歌之意篇中曰：保茲天子，曰天子是若。曰：衮職有闕，說得十分鄭重。又見得山甫元老重臣，只宜正色立朝，雍容啟沃，城齊之事，豈宜以煩大臣。末章仲山甫永懷吉甫，深知山甫已隱然默道其江湖魏闕之意，而式遄其歸一語，又蚤于車馬倥匆間，斬袞繡還朝之望矣。近時說者俱謂上言降生之異。

爲舉德盡職。張本下言德職之隆。爲城齊之易。張本。
城齊何事。乃以如此盛德。如此大業。爲之。張本。哉俗。
學誤人。正復不淺。

首章首四句。極淡極淺。原只引起頌美山甫意。蓋謂
天之生民。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準則。懿德者。民之則
也。故論民之常性。無不好是懿德者。天生山甫懿德。
蓋有深意在。正欲保茲天子。故生之以爲佐命之臣
耳。詩意如是。原不必過求。須知詩人此作。以美山甫
之德爲主。懿德卽是山甫之德。好懿德卽是好山甫。

之德。首四句泛言民生同出于天理，故有好德之情。以下則詳山甫之德爲可好，而結之以德輶如毛一章。說愛莫助之，分明與首章好是懿德相應。讚揚既畢，末二章乃插入本事以終之，如是而已。世人不悟因孟子引用爲性善之証，而此處亦用性善之意，謬誤可笑。卽如此說，下面全無關照，已屬牽強。且此處旣以性善立說，是言人人皆善，發明山甫之同于凡民，而五六章又深言山甫之異于凡民，豈不兩相背謬之甚。

二章至六章皆極言山甫之德。山甫之職以美之。二章言其德也。三章言王命山甫之職如此。四章則言其舉職之事也。五章再就待人處剛柔得中以足上柔嘉之意。六章則言其舉德而以補闕終之言。德及于職也。總之德業二字。詩人作詩骨子。此俱是形容其盛德大業處。二章柔嘉一句最重。德以柔爲主。書頌文王之德。只是徽柔二字。柔而失道。則曰柔奸。柔而中則則曰柔嘉。則字正發嘉字意。前章柔惠且直。亦是此義。令德二句貫內外無不柔嘉也。式古訓。

力威儀正其所以爲柔嘉者也。天子若明命賦若之
賦之者柔嘉之德也。令儀令色與威儀是力又不同。
上就已然者言。下就用力言。天子二句非德之孚。非
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德之運行。何以布天子之德。
意都要體認重德上。然此二句從德上說到事業上。
去亦以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語脉自相接。

三章俱王命山甫之事。國老爲衆流具瞻。故曰式百
辟者。舊爲一人師傅。故曰保王躬。喉舌爲一身最緊
要處。出納者出將王命。入而復之。非如今之臺省凡

端揆之地。絲綸所出入者也。賦政非如今之大行藩。臬乃六官之長。布政令于四海者也。

四章正言山甫舉職之事。作詩者原不膠柱不必分。貼上章。但肅肅王命。卽上章之命也。肅肅付託尊嚴。有期于必効之意。邦國二句。明以鑒物。明哲二句。明以周身。皆舉職中所不可少者。夙夜匪懈。正所以將命也。所以盡職也。保身正以盡職。大臣之身。關係甚重。世人妄以全身。遠害。認作保身。又以殺身成仁。認作致身。山甫之保身。正其致身。寔際處看得自家身。

千亦非
注解不
是中行

千萬分崇隆萬分珍惜不肯污以尸素之名不忠之
寔必置之于伊周稷契之間必寶之爲社稷宗廟之
用與國同休正是真能保處故繼之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

五章合下章各以人亦有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
甫不然蓋其德之異於凡民處正終首章之意不侮
不畏正所謂不茹不吐不茹不吐又正所謂柔嘉維
則也。

六章維德輔一句屬人言只借之以發論言人多說

德輕然。竟人莫能舉。舉之維仲山甫。此處已極形容讚歎之妙。愛莫助之。又形容已愛之深。處衰職有闕二句。此維仲山甫四字與上維仲山甫舉之又相擊應。

七章八章大意不過說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齊之役故也。然城齊甚易。便當指日西歸。歸則復當保王躬。補王闕耳。江湖魏闕。何勞遠念哉。故作歌以慰之。四牡八鸞三見。不過疊詠成章。穆如清風。如清冷之風。化養萬物。感人之深也。

梁山

首章言韓侯入朝而王命之。二三章紀錫餞之事。四
五章述婚娶之事。六章正言繼先脩職以終首章之
意。穆王以來荒服不至。且韓近北邊爲中國屏蔽。故
首章言幹不庭方。欲其正遠人。末章脩職貢。又欲其
脩內治。其中錫餞與婚嫁俱。媿媿言之。又所以道一
時之盛也。

首章梁山二句輕。只帶起之詞。夙夜匪解二句不平。
朕命不易。有儆戒之意。幹不庭約束羈縻俱是不專。

以征伐言。

二章受賜與上章受命是一時事。詩每章各發一義。又推本入覲之儀爲王錫句張本耳。時以前爲士服入見。此爲侯服入見者非。首二句是入覲來時所乘之車馬。淑旂四句以旂車服馬四分。而鞞鞞句又屬車。倬革句又屬馬。

三章顯父之餞。王餞之也。路車乘馬行時又錫之。蓋殊恩也。燕胥猶相燕也。

四章時講多于此。強排時次。謂娶妻當在出祖之前。

特以親迎而歸故置之此此俱多費無用心腸詩本
非編年敘事何必乃爾迎止五句言韓侯親迎之盛
諸娣四句言韓姑來嫁之盛着此一段快事文章生
色。

五章雖敘韓姑于歸之樂定以道韓風土之美

六章復就先祖言之正以終續戎祖考之意溥彼二
句帶起下二句輕自其種類之多故曰百蠻自其種
之大者言故曰追貊自其所居之地言故曰北國原
非有二也因者因俗爲政羈縻馴習之所謂疆以戎

索也。寔墉四句。韓處北邊。四者尤要務。所謂虔共爾位者。此也。

江漢

淮之南北皆有夷。淮北徐州夷也。淮南揚州夷也。江漢所伐者淮南。故以江漢爲師入之路。常武所伐者淮北。故以徐州爲聯接之境。此詩作于成功之後。故言成功後事多。首章正伐淮夷之事。二章言經營。雖就征伐言。然已兼有返侵服叛之意。在三章經營之後。繼以疆理。四章王命之詞。舊俱以追述初遣時語。

余以爲不若就報功時言徑接下章做一時事而末章則召公受命對揚語也。

首章江漢四句與旣出四句一則言順流而下。一則言整兵而往蓋一意而兩敘之非有水陸並進之異。未求來鋪聲罪致討之辭匪遊匪舒固非急於爭利亦無儆戒不寧意自是人心競勸如此。

二章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四方只大槩寬說蓋淮夷擾亂雖只在一方自王國言之卽謂四方不靖耳彼粘定

淮夷之四方與通指天下者俱謬。四方既平四句舊以四方平總起。王心寧總承。而中以王國二句平對。不若兩句各相連說。四方平則王國定。時靡爭則王心寧。以王國王心承上告成于王。殊覺直截痛快。

三章江漢之濟。王命召帛。不是冊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疆理在內。此章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式辟四句。是述王命之詞。清其侵地。曰辟。徹疆上。則式辟之事也。極者一定之制。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極。同。疆理正徹土事。至南海。則盡淮夷。

之地矣。

四章舊俱以爲追述王命召虎之詞。余以爲只就賞功時言。覺承接下文更便。蓋曰王以甸宣命虎。實以文武之時。召祖楙功。汝今日之功。母日以予一人之故也。蓋汝祖召公是似矣。女于國爲功臣。于家爲哲胤。今旣肇敏戎功。則錫爾以祉。固其宜也。故下便以圭纘山川土田授之。甸宣通解。止承疆理未當來句。徧巡行于江漢之上。來宣布王政于江漢之民也。五章有以釐爾六句。皆策命之詞者。有以圭瓚四句。

爲策命之詞于周二句爲故事之詞大都六句皆以
策命之意隱括成文原不必泥三代令主不責臣子
以事功惟責臣子以忠孝必使召虎受命岐周如文
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賞非先王之賞乃稟命于乃祖
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國榮
家慶感激一時勸功之道真非秦漢而後所有召虎
此時稽首颺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只曰天子萬年一
語尚非祝願正是形容不出處君臣之間雖不可以
論報施君厚臣以率祖臣祝君以萬年亦可見篤厚

慇懃之氣象矣。

六章上虎拜稽首。是拜于岐周文廟。受策書時。下虎拜稽首。是拜于家廟。用圭瓚祀召公時。對揚王休。謂宣揚策命于祖考前。如後人升遷告廟之禮。告祖既畢。又作廟器以勒策命。考成也。紀一時茂績盛典之可述可傳者。故曰考。天子萬壽。是祝詞。旣勒策命。又勒此詞于其后。志感恩之私也。明明四句。舊說勉進之詞。劉安成云。與天子萬壽俱作勒廟器之詞。似更有理。令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寔忠臣愛君必望。

卷十一
三
之有永而規之以所不足武節騰逝一時之功也協
氣旁流萬年之計也至於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
世無斁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常武

周都豐鎬淮夷遠而負固故最難服成王初年淮夷
同三監以叛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
宣王既命召虎克定淮南此又自將淮北一時聲威
氣燄昭布華夷出于積衰之後既屬中興又屬親征
故詩中揚厲之詞俱十分張皇鄭重敘宣王則曰赫

赫赫明明曰赫赫業業曰王命曰王謂曰王奮曰王旅
曰王猶敘淮夷則震驚駉騷既來既同等語俱口角
矜耀不一而足須識此意一二章命將之事三章在
道四章至淮五章形容其兵勢之盛六章則言其功
成而凱旋也

首章親命正將也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于泯泯滅
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乍驚日月重朗故
曰赫赫明明曰南仲太祖則世將也曰太師則大將
也曰皇父則名將也無非見此番治軍非小可意整

六師是總舉之詞。詰戎兵除戎器皆脩戎事只串說將驕則慢敵師老則妨農此之既敬既戒下云不留不處所以爲王者時雨之師也。徐夷南侵諸國不寧故曰惠此南國。

二章策命副將也。左右陳行蓋結陳而行不使步伍之錯越也。而又戒吾師旅常存嚴翼不敢怠慢方可萬全取勝率者環視以行師之狀言省者省視以問罪之意言三事三農就淮上之人言高原下隰平地爲三農。

三章赫赫二句重看。此與上赫赫明明俱極模擬之詞。有嚴卽就上赫業見之。王舒六句一氣滾下。王師之行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便自損却威嚴。今匪紹匪遊而徐方無不驛騷。無不震驚。有如雷霆之作于上。而若是震驚數句反覆形容。急趨而下。正極言其驚恐之狀。又非徒疊言以成章已也。驛騷者。王師所至。聯絡騷動。不敢安居。字法妙品。

四章師至淮上矣。描寫師中景色。王怒于上。將怒于下。師徒如雲。排列淮濱之上。截彼淮浦。二句卽皇矣。

無矢我陵之意。合入句觀之。想當時屯兵淮上說得恁地可畏。總見王師無敵。仍字訓就如云不勞費力。手到拿來。然此時非便執之以來。亦只言其勢如此。五章又極言王旅之盛。俱自其氣勢言之。王旅句提起。下數如字不作譬喻。乃形容之詞。江漢言衆者六師之集。如江漢之淼漫。一望無際。今人所謂排山倒海而來也。不測只是奇正互變。分合無常。不要就謀上說。此皆以氣勢言故耳。餘注自明。洗滌其穢。咸與維新。曰濯。

六章王猶之信寔不專。就行師言。凡平日廟筭皆在內。上四句。趕到天子之功。下四句。趕到王曰旋歸。餘只疊疊說。只一意。而反覆狀之。不必纏繞。歸附曰來。集合曰同。稽顙稱臣曰來庭。革心歸正曰不回。

瞻卬

當時致亂之由。只是寵褒姒。任奄人。然女謁盛而後。宦官進。故詩中維匪教匪誨。二句。及下鞠人四句。兼言婦寺。餘俱著褒姒之惡。而舍爾介狄一語。驪山之禍。詩人已逆睹之矣。

首章瞻卬有望惠之意。昊天以惠民爲德，惟不惠所以不寧而降災。惟降災所以邦危而士民皆病。一氣滾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蠹賊四句承士民其瘵而拈出受病之事。蠹賊句就王貪暴之貽害言。蓋蠹賊者害苗之蟲，故以爲害民之喻。而罪罟又從蠹賊中抽出言之。

二章有以前四句承蠹賊，後四句承罪罟說者。有以有之奪之屬小人，收之脫之屬王者。更謬此還是形容罪罟不收之意。民人四句，威討削黜之不當也。下

四句出入死生之不當也。罪咎之顛倒恣睢如此。靈疾從可知矣。

三章正窮亂本以終首章之意。維厲之階正與大厲相應。亂匪降自天。又與瞻卬昊天二句相應。爲鳴爲臬。深惡痛絕之詞。匪教匪誨言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爲我教誨。婦寺之言。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爲譖爲剋而已。何教誨之有。

四章申言婦寺之害。上四句兼婦寺言。下四句專言婦人專政也。譖始竟背。不是言背于行。今日譖言至。

後日而不驗也。豈曰不極伊胡爲慝。正忤忤之常態。如賈三倍二句。引起婦無公事二句。君子精賈事。婦人與公事俱是事之反常者。如字乃假如之。如非比喻也。

五章天何以刺二句。呼起之詞。不祥卽指刺與不富言。威儀句。輕如小子蹻蹻之意。只足上不吊句意。又引起人之云亡句耳。時講泥注兩又字。以威儀人亡並言。注意自圓。人自誤解。看下節再喚人之云亡。自見輕重。

六章承上章重言之。以警王。警王意卽于重言處見。幾字猶今人云險些兒也。

七章述已憂亂之懷。更以回天善后期之。正見忠臣愛國苦心。善後全要回天。回天只是法祖。后指后日言。非子孫也。鷓與梟不同。鷓音驕。梟音枵。鷓鷃。梟說文云不孝鳥也。食母。梟食母。賊害其親者也。鷓攫鳥子而食。賊害他人者也。故以爲哲婦傾城之喻。

召旻

此詩以喪亂無聊之詞。寫低回不盡之感。大約與小

雅若華諸章相發。首章陳亂象也。二三章著小人之害也。四章狀亂世之景也。五章異小人之自引退。蓋絕望于王。而反以致望于小人。明知爲無益之言。亦無聊之極。不擇音而然也。六章亂有自而人不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乃不肯知也。末章舉今昔盛衰以歎之。不尚有舊。亦勉之。亦醒之。然正以歎之也。

首章一氣說下。天疾威。故喪亂之降篤矣。篤降喪。則饑饉之禍深矣。饑饉之民。安得不流亡。流亡之後。安得不中國。與邊圉盡至空虛。然至此者。小人也。故小

遂及之。

二章罪罟與前章言用刑者不同卽指小人言言小人之害民如陷之羅網中也。蝨賊言其害昏採狀其人回遹狀其心術皆反覆形容語耳。

三章言用舍之倒置也。孔填填字註解作久余意與前孔填不寧都作病解更妥蓋憂時而病也。我指兢兢業者言。

四章言國家憔悴如艸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本章兩潰字一訓遂一訓亂蓋水

之勢橫暴四出。故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
亂。

五章維昔之富四句。舊爲昔時之富不若今時之疾。亦不意至于如斯也。詩絕有境如此。牽合將兩句。扭作一句。反覺味短。徐玄扈云。時以時言。茲以地言。言昔之富不若今之病也。而今時之病不若此處之甚也。得之矣。然尚稍未妙。余意只以上昔之富。今之疾。兩兩頓跌。以見其慨嘆之意。而下時字。茲字。只以不解解之。當云維昔之富固不至如是之病也。維今之

疾固不至如茲之甚也。茲字時字不必大分別。感慨無限。正自可想。引以長言。下文弘以濶言。

六章池之竭矣。四句口中說池泉。所指在亂本。非比非賦。題面不着如字。便與如彼歲旱局勢不同。讀者正須如此辨體。朱子常云看詩不須着意去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泉四句吟咏者久之。此真善讀詩。今人尚寬殺此。老不裁我躬。繫連上溥斯害矣。不專爲一已慮也。

七章低回之意。欲言不言。欲盡不盡。俱于句中見之。

說个召公。便見任賢。說今也。日感國百里。便見不任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末遂說不尚有舊。意自顯。然若先說出。反淡。且不尚有舊。只說有舊。而不用意。又在言外。古人立言。其隱躍如此。

詩經偶箋三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周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此特周頌爲然。商魯則異。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

陳止齋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

間以親疎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于魯。

清廟

凡頌詞重祭者不重祭之者肅雝文王之德顯相多士秉之此皆文之德所在也對越駿奔走此皆文之德所感也此卽所謂顯承也此卽所謂無射也但顯承之詞急而反無射之詞緩而順此俱重文德不重人心之誠上清廟句輕顯相說肅雝多士說秉德此行文錯舉妙于鑪錘處對越二句有作串講者只要發文德於昭人心如在意出仰而在天如見文王俯

而在廟如見文王平敘亦好。

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此卽其樂歌也。

維天之命

首四句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合天。只將天命文德並舉而言之。此又妙于擬議讚揚處。於穆不顯俱是贊詞。宜重不已。及純字於穆不已。猶言嘿運不窮也。不顯之純。猶言虛明不雜也。穆卽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卽是說純者之昭著也。溢註訓恤似未妥。蓋

盈溢也。文之德旁流四被，及于子孫，如水溢而旁及之。曰：溢文之德，達之家國天下，散之行事子孫。一一取而捨之，曰：收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所牴牾。曰：大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德愈厚，世澤愈長。曰：篤。此俱重文德，不重子孫，能繼上。

維清

文王之典，敬止之迹也。故當清緝熙，下二句亦非所以當法之故。只一直說下此原重文王之典，法文典意輕緝熙者，只常常清明，便是肇禋句，只見文典用。

之輒効何必以肇禋爲武王時至今當成王時時議
迂陋達者通之太平有象便是禎根有成來

烈文

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尸歌烈文首二
章嘉其助祭錫福之功末章進以德受之以德正所
以不忘其功烈文句輕錫茲三句一直相承然意有
次第祉福以上者一身言無彊則進之子孫矣無封
四句不可以崇德報功平對上二句只引起下二句
意說爾在國之賢如此已當尊崇况又念此戎功之

不可泯乎。繼序皇之亦只世繼侯。卦日益昌大。不作
加地加律說。末章無競四句。只論箇理。末以前王實
之。方是徵驗處。當奉祭廟廷時。就人心思慕前王來
作證。佐使其惕然。有感動處。而戒飾勸勉之意。自蕩
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無競四句
與抑詩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

天作

此祭太王之詩。大意重太王上康之處。要見荒之者
在前。故文王之烈。得以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卽保之

處亦重。太王開闢艱難。戒意不重。曰荒之曰康之。玩兩字義。見創守之異。三之字。俱就岐山說。

昊天有成命

此詩當以心字作主。繼世之君。多以成命可徵。于是心安逸豫。無以爲承藉天命之基。如築室者。基址不固。雖棟宇巍然。已有土崩之勢矣。成王以不敢康爲心。夫心之不敢康者。不狃狹小。不落疎浮。故其所以基命于夙夜者。如是宥。如是密。夫宥密之心。決無間斷。決無昏昧。故曰於緝熙。單厥心。居心如此。成命在

傳集
卷之二
四
天文武之開創。雖與天下以夏。始而不能與天下以
安。息肆其靖之。謂休養安輯也。維有以基之。故有以
靖之耳。時講以心德。纏混可厭。卽注于緝熙。就文武
之業。言似終未妥。商之。

我將

藁秸陶匏。繭栗祭天于南郊。尊之也。牛羊簠簋。鼎俎
祭帝于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
以祖文王是也。人于首二節分開。末節打合。甚無謂。
此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天。原以天爲主。文王爲

配故末章只說畏天且惟天眷文惟文格天法文王
正是畏天中事說畏天已自包却傳中呂氏之說甚
明何必窺管刻舟如此我將三句對天之詞不得涉
誇有以我字爲躬親維字爲不敢過等語俱不可用
儀式刑不過重叠成文古人多用此法如自古在昔
先民之類伊嘏文王輕只祭時稱仰之詞其右之旣
右享之總言其享非于天則疑之文則信之也註蓋
不敢必與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詞非詩中意

時邁

王十二年巡狩見周禮然武王受命七年而崩此會
同祭告是革商之後巡行侯國春岱嶽夏南嶽秋西
嶽東北嶽之事也故曰時邁首章昊天其子之設問
之詞也應之曰天寔右序周矣今諸侯震疊百神懷
柔信乎神人俱以我王爲后矣于是復歎之曰昭明
乎我周也在位序文德求此一王之新政所以順天
心開王業也昊天之子之允矣惟王能保之也首章
其字疑信審度之語與下寔字兩允字正相照蓋武
王誕膺天命眷念靡常口吻間如有旁皇不自信之

意正其敬畏天心處。右者右之臣民之上。序者序之夏商之間。百神不止。河嶽河嶽特其大者。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求懿德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俱是。

柴望。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五嶽四瀆望而祭之。故曰望。

執競

此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或曰祀武世室而以成康配也。頌三后處俱有功有德。執競不顯德也。無競是

皇功也。武王之功甚光大。故自其內之所運者而言。曰執競成康之心。甚宥密。故自其外之所著者而言。曰不顯。然守成之德難見。不如創垂之功易見。故詩兩呼成康而申之曰。斤斤其明。斤斤正。不顯之德也。見其德于無競者。爲有光。而上帝是皇。非偶也。奄有句。輕只引起下文之詞。鍾鼓二節。有以樂備禮。謹分者。未是上。旣言三后之功德矣。而樂之作。正所以象功昭德。樂大者難于和。今如是。嗶嗶也。小者難于集。今如是。將將也。皆三后之功德和之集之也。由是而

降福禳禳亦三后之降之也。穰穰則簡簡矣。此正工祝致告之時。主人未敢怠玩。威儀尚爾。反反。而三后醉飽于上。福祿之來。反覆未已。孰非啓佑之餘休哉。如此說方關照有情。威儀句原不甚重。

思文

周人推后稷以配天。首唱之曰克配正明。其非忝竊也。下正克配之寔。后稷教稼。本是小民本分中極質極樸之事。然經天緯地。俱從艱食中出。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故曰思文。周人此詩似更于教化邊重。正是

善揚厲祖德處。立我黎民開說。下來牢又于粒食中
指言之。陳常只在養上看出敬敷五教。自是契司徒
事。註中皆得以陳甚有分曉。曰帝命率育。稷本体天
心以養兆民。德之及民與天無二配。天何疑。○立我
烝民予意不作粒字解。只是立命立德之立于極字
更闢切。且來牢下巴言之不必重舉。如此章意全就
陳常一邊。于思文之旨更覺融洽。蓋不言禘事而言
教化。詩人微顯闡幽之意也。

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

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春秋無麥則書。來牟之重如此。

臣工

舊說以咨茹爲敬在公之事。是也。然以下章爲咨茹之事。似尚未妥。蓋三月治田。豈待咨茹而受上帝之明賜。何以爲成法。大抵成法所包甚廣。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及一切脩稼政。簡稼器。凡屬明農之務。皆是。但力田者爭時進功。是第一件緊要。故下文只詳此意。時方暮春。便念二麥將秋。西成在轉盼間。總是

維恐後世之意。然亦所以敬在公也。臣工如鄉遂之
司稼司農都鄙之田。峻田正。皆是保介。又從中拈出
一人言之。兩節俱以嗟嗟起。正是未語咨嗟。其見殷
殷重農丁寧告誡之意。錢以啓土。五耕用錢。鑄以
去草。五耨用鑄。

噫嘻

日成王則康王以後之詩。周禮三十里爲一部。一吏
主之。其吏皆大夫。此當是戒其主吏。故曰三十里。日
十千。率字一氣說下。播必先耕。駿發四句。有以地與

人平對者亦不妨但須圖活耳蓋率一川十千之衆
耕一川三十里之地非地自地人自人也玩亦字自
見

振鷺

振鷺有客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爲微子而作而振鷺
不明其事故總以爲二王之後然宋旣仍殷舊尚白
以振鷺之潔白象其縞素似更存味備之

詩意以德爲主容貌德之符也聲譽德之流也振鷺
二句不可作興體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容就助祭

時容止言非顏色也。無惡言奉之爲君，無數言敬之爲客。自其已然者言，庶幾幸諱，非期望之詞。因人無惡數，而幸其能保此譽，非即此是譽也。

豐年

豐年二字，吸起章脉黍稷之性，異宜兩者俱多，則真豐年矣。萬億及秬，高廩之數也。烝畀二句，頂酒醴言洽百禮，包養老尊賢各項在內，與載芣章不同。降福句，言豐年之祥徧也。

有聲

周人始作樂而合乎祖。故賦有贊樂以昭德報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亡悖。故合奏于祖以驗之。首章樂工備也。二章樂器脩也。三章始言作樂之盛。傳于首章言總敘者。言有瞽便見得作樂。言在庭便見得合祖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眡瞭三百人。相之作樂者。瞽師設樂者。眡瞭。庭祖廟之廷。說在周便見是一代新聲。設業二句以簋爲主。簋上有業。業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樹羽。懸鐘磬之制作。懸下應田者。非應小鼓。田大鼓。縣鼓。卽縣應田。非言

縣而鼓之也。鞀以節樂。磬以收樂。祝以起樂。圍以止樂。蕭象鳳翼。管如蓬。既備乃奏。安頓在簫管上。此作詩者章法妙處。噶噶二句一順說。以和字作主。噶噶便是和鳴。不離則拘迫而不和。不肅則混淆而不和。故肅離而後謂之和鳴也。先祖三句不平重。先祖上此原以合乎祖也。

潛

此冬薦魚春薦鮪之樂歌。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薦之。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說。

離

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下二節正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穆穆孝子主祀。無此一段玄默深默之意。不足以通神明。亦非以相祀有人。遂晏然無事之謂。於薦廣牡只是陳牲以告。辟公相之便。子時講紛紛。必謂辟公以廣牡助祭。可笑之甚。眉壽繁祉皆已然事。正昌後之寔。既右二句。就今日之祭言之。又見廟廷肆祀。皆宣哲文武之德。自貽之。非孝子

之有以及親耳。

言文德曰肅。離曰穆。穆此辟公。天子分明畫出文王精神來。

載見

諸侯之來。本爲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爲助祭。首章諸侯來朝也。二章率之以助祭也。三章歸功于助祭者。如烈文之義。章者禮樂政刑之屬。非祭典也。龍旂三句。不可以車馬見聞對看。只照本文平平敘去。車旂服物之有光采。足以增輝上國。故曰烈光以孝以享。

重王者率之以祭上孝者盡志享者盡禮介眉壽三句一串說言壽以享福也根上孝享來此處且不須說諸侯爲我介之之意眉壽則多祜之永可知矣即此之謂多福即此之謂純嘏烈文三句又拈綏以字俾字始致歸德辟公之意耳

有客

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此蓋其受封之後來見周祖廟之詩首章言其始至後二章皆言其將去而留之讀此詩見王者待

人忠厚無猜無疑。其一種殷勤篤志之意。千古猶可想見。三代而下。此風不可再矣。即微子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此正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在夷齊兩賢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有萋有苴。句有就微子威儀說者。有連下句僕從說者。並存之。左右字。緩字。妙得留賢之意。用天子禮車。則大路旂。則大常用。天子樂。朝廷以雅。宗廟以頌。所謂淫威言。浸淫于等威之外也。此亦于緩之中取其

最重者以示可留之道。非自誇其待客之厚。

武

此大武之首章也。樂以武名。此詩不敘武功。專言其用武之意。亦猶思文頌禋言乃粒而重陳常不獨揚厲之工。前聖父子祖孫兄弟實有一段相知處。欲以示天下萬世耳。無競維烈。就混一天下。虛說下爾功。正與此相應。允文二句。董仲舒所謂作樂者必本諸始。反本之謂也。此處點出文王允文。又見大武作述。不獨爲湯之忠臣。更爲父之孝子。正是發墨點睛處。

邊劉有以止紂殺言者。有以歸馬放牛言者。余謂二
意皆有紂之播虐。剖心剝孕。斲脛皆殺機也。于戈弓
矢。兇器未藏。猶殺機也。武伐紂。又戢干戈。纔是邊者。
定爾功。言能嗣文之德。致此無競之烈也。

閔子

此詩不必強分渾一章讀之。脉自井然。成王當日痛
瞻衣之不及。哀慕不忘。誦章首三言。何等悽愴。怨慕
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見守成之本。念皇考却
從皇考之念。皇祖處此等處。比尋常孝子終天之痛。

世主守文之道較深較遠周家祖孫父子淵源只是
一敬文曰敬止武王之受丹書曰敬勝怠者言成王
曰夙夜敬止永世克孝孝即敬也夙夜敬止敬即孝
也繼序思不忘即上夙夜敬止推已明心勉敬之意
不必更入敬字不忘就成王心上說有天下曰業以
天下相承曰序又承上武繼文成繼武生來篇中問
予字於乎字惻然可念

訪落

通詩俱道其延訪之意首二句言已欲率昭考發其

端也於乎二句言昭考之未易率也將予二句即上
悠哉之意而申言之猶顏子之所謂欲從末由維予
小子語氣于此一頓跌未堪多難益言昭考之不可
以不率也昭考之率文王也陟降庭止今日之紹昭
紹其在庭在家者正率之之事也而末二語結
之語意一滾而下原無層節有以泮渙而上爲道之
難求紹庭四句爲求之于事者大謬

艾之爲言盡也道遠故不能造到盡處紹庭二句以
紹字貫下庭家二字卽莫墻之義似不得如常講拘

着何事保其身使之安也明其身使之哲也有以保
屬多難明屬泮渙尤謬

敬之

首節俱是述群臣之言敬之不是敬天只是戒慎便
是天惟顯思二句相承說無日高高三句正言天之
顯處陟降二句亦一申說茲字正打上士字二節不
聰敬止言己之不聰而未能敬也敬須有箇入門入
門之法只要心體光明而求光明之法又只在學就
將學也就將之不已緝熙也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

從就將得來學至緝熙則光明之心體復矣。光明者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光明明德也。緝熙明明德也。此便是敬之極功。不言敬而敬在矣。顯德行與光明不同。光明就自家心體言。顯就人所告戒有形迹可據者言。蓋示之不顯非不聰所能領。而所謂就將緝熙者亦或有似是之說。此成王意也。

首節余意作成王自言更妥。不知朱注何以作羣臣語。然相沿已久。不得不從。二節不聰字猶不肖不佞不穀之謂。今俱作緊要字面。謂下光明字即此聰字。

明原屬心屬目聰原屬耳何必牽繞

趙士會曰學是心學包得敬在說學敬便差此論精甚

小恣

訪落慎始也所以處常小恣謹後也所以處變成王此時說誅管蔡骨肉之變一爲慘然一爲瞿然終有不忍明言者故借蜂鳥爲詞此成王傷弓之鳴亦關弓之泣也不得以管蔡明說纔是詩意首句悔恨懲創之詞注何所字與其字神情不合莫予弄蜂四

句舊以輕使輕信平對而以莫字貫下于詩人委婉之致真不翅卯酉相望細味之此中有無限悔恨意在莫字肇字絕妙云蜂能螫人莫予蜂之使也此自求辛螫而已其始也見桃蟲而信之豈意其倏忽之間拚飛遂爲大鳥哉如此詞旨廻翔又復激切始于懲毖之旨有會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已不堪變又叢集也集蓼有暗指管蔡說者有謂此時已平管蔡只泛言者還就管蔡作痛定思痛語咨嗟慨嘆更覺有情

載芟

此詩大指及秭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爲酒以下至胡考之寧是祭祀燕享豐年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文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于神此報賽所由作也細分之首節之言耕芟柞如薙氏之芟艸柞氏之攻木此反土之耕也二節之言耘初治田除治其故根之未盡者也三節始播種之耕也四節種也五節苗生未齊時也六節苗齊生而耘也七節前三句穫也酒醴貫下三項俱就國家說皆豐年之慶也未節感

神休之遠也。

思媚其婦。當云思媚者。其婦也。有依其士。當云有依者。其士也。舊作士媚其婦。婦依其士。尚欠直截。函活是漬種谷未圻時。其達是穀含氣欲生時。有厭言苗有先時而長。其長者傑然。厭厭言苗已同時皆長。無不厭厭然。故不可不耘。耘必詳密。曰綿綿。在野曰穫。濟濟以穫之人。言在場曰積。有實以積之。禾言萬億。及秭言收成之多也。有指爲積之數者。百禮與豐年章不同。此專就祭祀言。如裸將妥侑迎賓送尸之類。

祭祀燕享俱屬國家說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大有之年燕禮豐隆自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豈不蕭然且以地言今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

良耜

首二節耕也三四五節耘也六節穫也七節豐年之祥也未節報賽也伊糾伊趙桎桎栗栗如墉如櫛俱體物妙語犝牡秋祀方社各用其方色如小雅以其駢黑之謂也

絲衣

說曰。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儀禮。賓三獻尸之后。主人遂獻賓及宗人。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蓋于祭之後。通敘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不重。紕與侏侏。上自堂徂基。省器也。自羊徂牛。省牲也。鼐鼎省觸也。三省皆往告于基。壺濯遵豆在堂上。故曰降牲與鼎。在門外。故曰反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鼎鼎不言自與祖蒙上文也兕觥三句正是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不與祭對看不吳就言語上見不敖就威儀上見胡考句就士言之

絲衣 爵弁玄衣纁衣皆絲爲之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

自堂三句 門左右皆有夾室謂之塾塾前謂之基主人所立在此西塾之基與西階相直處士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乃及西堂視几席兩敦畢因及西階而降往于基告曰濯矣具矣羊牛

在門之外居鼎之南又往門外視牲反于基以告曰
充矣又舉鼎竊觀之反于基以告曰潔矣此禮之次
也兩敦受黍稷器竊鼎蓋

勺

朱鬱儀謂此下四詩皆大武樂章似有禮此詩于養
晦用介處須看得好莫將武王作用說來與操莽相
近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遵養非
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拈二時字纔
見聖人無利天下之心只是與時偕行爾公允師亦

只是師其時非師其武歸馬放牛之後子孫安享太平何武之足逞哉於鑠以器勢言守而不動曰遵蓄而未發曰養純熙有王氣昌隆光輝不可掩之意躋躋有仁人無敵之意造訓爲就業之有造于后人者言公小雅虜功亦作公時講謂公者言其無私似強

桓

此武王克商之後頌其用賢士以致太平也綏萬邦三句意本跌向下面而匪解句正承上接下之詞保有厥士用之四方天子以四方爲家四方有人則家

已定矣。舊以上除暴安民。下任賢圖治。平對不知何解。於昭于天二句。總是贊詞。於昭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與泰誓。穢德彰聞。語正相反。照然於昭句。不宜頂上克定句。謂家定則民安。民安則天慰。皇以間之。亦不宜頂上於昭句。謂惟其於昭。故宜其代商也。各各虛描爲妙。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然王者時雨之師也。故屢豐。保有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艱掃穢。出萬死得一生。而鳥盡弓藏。往往而是。蓋刻薄之風。熾保。

全之義。德矣。漢高。大風。一歌。帝王氣象。千年在聲。响。間。至今。誦。威。加。海。內。安。得。壯。士。之。語。頗。與。此。桓。桓。四。方。意。竟。彷彿。然。韓。蕘。越。醢。使。功。名。之。士。聞。此。氣。盡。雖。三。代。而。上。君。臣。相。保。並。無。保。全。之。意。不。宜。並。論。乃。俯。仰。古。今。亦。自。見。其。不。相。及。矣。

賚

詩以賚名篇。武王大封于廟作也。徐儻弦謂後人所作。兩我字俱代武王口氣。武王既受命。封建自應在開國之初。安得非武王事。文王二句見分封在今日。

所以分封者皆文王功德所致。武王推本先德，自當如是。敷時二句，正明已分封之意。然不曰分茅土，而曰敷繹思，最可味。今日土宇，飯章凡土宇所在，皆文王功德所在。言此欲諸臣知締造之艱也。曰我徂求定，欲諸臣之共求其定也。末二句將周命再一提醒，以警惕之。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數思者在諸臣。語氣正相呼應。但此詩以安天下為主，勤止只就求寧觀成上說。時講云：肇造區夏，于服事有碍。至于繹思，亦欲其共安天下。若謂武王恩澤不可不念，又沒陋。

之極矣

上釋思就文王說。下釋思就諸臣說。朱傳如此。世皆從之。余意不然。兩釋思即書汝往欽哉。汝念哉。同宜一樣看。分封大典。王者申命而遣之。丁寧訓誡。反覆詳慎。如云。我今敷此大封之典。于是汝釋而念之。我蓋往而求天下之安定也。嗚乎。此時周之命也。女釋而念之哉。如此覺情詞踴躍快暢。文王之功德。上勤止句。已言之矣。何須再贅。

般

武王既踐阼。周行方岳。祭告朝會。此即舜巡狩柴望。秩于山川。肆覲羣后之事。蓋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陟高山三句。是祭告事。敷天之下二句。是朝會事。然因朝會而祭告。不可平看。陟高山三句。內雖言祭告。而朝會已在其中。隴山喬嶽。即高山也。高山有狹而長者。有高而大者。皆陟之。此就一岳言。由河所以周四岳也。不重在河。亦不重在翕。上如云。泛河水之安瀾。云耳。敷天二句。正發朝會之意。首尾再喚。時周之命。見天命人心。咸與維新。令人有暢然處。亦

見新朝氣象。然不必就命令說。

詩經偶箋卷十二終

詩經偶箋三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魯頌

譜伯禽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時。遵伯禽之法。養
四種之馬于坵野。尊賢祿士。脩泮水。守禮教。東略淮
夷。新作南門。脩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堯國人
美其功。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作頌。按王肅云。當文公
之時。魯賢臣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
是魯頌皆史克筆。而班固王延壽以爲奚斯誤矣。

崔爰曰魯不當有頌序每篇言頌者名生于不足故也。

崔仲鳧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文夫檜曾無幽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

駟

衛之美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魯之頌僖公

也。曰思無疆。思馬斯滅一也。考牧國之大事。故拈此
一事言之。每章上思字。就平日政治各項泛言之。下
思字。始着落馬上。無疆思之遠。無期思之久。無斃思
之勤。無邪思之正。彭彭言盛。仝仝言多。力釋釋言長
驅不息。祛祛言強健。馬之盛。還於彭彭等字。見之不
在。歷舉毛色。上凡說無疆等。要與末句相關。易曰。牝
馬地類。行地無疆。馬臧者。行地無疆。故應上無疆字。
騏雖不稱力。有材力者。能耐遠。故應上無期字。易廣
八卦傳。于坎曰。爲馬。足爲作足。馬之作足者。其行無

休息故應上無數字馬善徂者不失其馳故應上無邪字都各章自相照薄言略舉之詞略舉已無不有言盛也

有駮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首二章燕飲也末章頌禱也舊子首二章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說大泥只是飲而洽情以相樂耳夙夜字不必滯活看振振鷺四句有以舞與樂平對者有謂鼓以節樂者后說較妥然謂振鷺之舞爲伶人醉言舞之舞爲自舞亦似不必自今

以始非一歲也。有穀不專指禮教信義寬說。此于胥樂兮稍黏上文意。與前二章略別。

泮水

美僖公能脩泮宮也。在泮飲酒而上述當日事慶幸而贊美之。既飲旨酒至末皆頌禱之詞。獨詳于淮夷者。淮夷世爲魯害。書載伯禽奄宅曲阜。徐戎並興。春秋僖十三年。嘗從齊桓公會于鹹。爲淮夷病。杞十六年。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病。鄆。凡人之頌。固生于其所不足者也。首二章要得曠見之意。魯侯之旂猶昔。

也。鶯聲猶昔也。馬猶昔也。以今之戾泮而頓覺其後
後焉。噦噦焉。躑躑焉。興衛之儀。若以泮而重自魯人
見之。然也。小大之從。所謂環橋門而觀聽也。匪怒之
教。所謂敬敷五教在寬。一時泮水之士。所謂春風煦
之時。雨澤之者也。三章之飲酒。亦幸詞也。而下遂以
頌禱之言。致之大。抵詞之頌禱者。意長而語短。一事
不足以盡其意。又取一事以進之。既飲旨酒。四句願
其壽。而又長道以服衆也。穆穆章願其敬德。敬儀以
則民。願其允文。允武。以格祖。明明章願其以明德服

淮夷皆頌禱也。濟濟章言魯之所以制淮夷者。不徒在致武而在得人。德心句重下之勇以成功。和以居功。皆德心也。角弓章言魯之所以服淮夷者。不徒在軍容而在廟筭。爾猷句重勝筭在我。角弓束矢戎車徒御皆猷之輔也。而下遂以淮夷納款歸化之事終焉。

二章其音昭昭。言臨幸泮宮。人人傳播其聲音。昭然國中也。有作講稅橫經之音者。謬。

三章既飲旨酒。四句有以飲酒而介壽以道而服人。

平對者未是只串說下爲妥難老不宜講作長生人
壽幾何形容易老今飲酒介壽若使之不遽老者然
長道如仁義禮樂皆是過秦論振長策以御宇內權
謀之善者曰長策道治之善者曰長道羣醜以魯人
言

四章穆穆句輕則人格祖平對重二敬字二允字文
武兼備所謂無不孝也多祐泛說不必是烈祖所錫
只自求多福意

五章旣明其德正是服遠之本不得以文德武功對

看既作泮宮二句亦非文德威化之謂只形容泮宮
脩治氣象改觀之詞虎臣四句兩在泮亦點綴語重
獻功不重得人上

六章德心句重看德心者鞠躬致主同仇殲敵之心
也有此心自然立功居前爭功居後烝烝衆也皇皇
大也不吳不諠譁也不教不輕躁也訥問訟之官也
七章兵備兵謀開說稍重謀邊此卒獲正是孔淑不
逆卒獲生于平日不服上來言其後日畢竟獲也

八章元龜象齒南金皆所獻之琛也禹貢淮夷之貢

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荆揚。貢齒革。九江納息大龜。惟金三品。荆揚皆有之。淮夷惟此三物。亦見其搜異物以獻誠之屬也。

四章之化民與三章之服衆不同。服者只是行此道以服之。與服人以善事同。化者敬自脩之而民得于觀感者自化。却與道之以德事同。五章之明德與四章之明德亦不同。所謂敬明其德者。就己之德而言。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所謂克明其德者。是脩德以服之。即論語脩文德以來之也。七章之卒獲與八章之

憬悟亦不同。獲者以智力屈之。憬者彼自覺悟而來也。

闕官

此詩美僖公脩廟而作。篇中皆張大其詞以爲頌禱。猶斯干之意耳。首二句先提出脩廟。即推本有廟之由。乃直從源頭說起。自赫赫姜嫄。至績禹之緒。見周人之始。生自后稷。至克咸厥功。見周人始有天下。而有周則有魯。自王曰至附庸。見魯之始有封國。而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祭。故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而下。

始言僖公祭郊廟獲福之事。秋而載嘗，四節是詳。廟祭之福，天錫。公章是詳。郊廟之福，末章申明脩廟與閟宮二句相應。此其大略也。然此詩原因脩廟而廣言之。故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秋而載嘗，以下言廟祭者，致詳。而天錫章只言獲福之多。不言郊祭之事。此等處俱有分曉，不可艸艸放過。首章閟宮深闕也。惟深闕故恤然清靜實實。以下盤某言，枚枚以上結構。言此二句正當日脩廟事。下原始以誦之。魯爲周之支，周爲后稷之胤，后稷爲姜嫄。

之子故從姜嫄說來然自此至附庸止詩意只以啓
傳公耳赫赫六句稷降生之異降之九句稷功業之
隆然九句中自百福至下國是天降福以及于稷就
封有邵言俾民至下土是稷降福以及于民就教稼
穡言曰百福者稷以種植封是降之百谷降之福也
重稼植穡非專指黍稷菽麥是就百穀中種有先後
熟有早晚者言有稷二句與黍稷二句又不同上以
天降之意爲重此則教民徧種上說奄有下土正頂
四有字說去謂稼穡之教徧天下也續禹之緒句輕

帶

二章推言周家自太王初盛文武興王只引起周公相業爲下封魯張本剪商言其勢也從僖公時推言商所由剪始於太王非太王初有此志也致極也屈至也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苟有絲毫未絕武王決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始興牧野之師此語形容武王應天順人曲盡克咸厥功已包周公在內然不必補說侯以列爵言字以分土言三章上傳侯于魯告周公以其意而此乃命魯公以

龍旂二句運燕郊廟秋二句車屬廟可也

就封也。亦見郊廟之典于此脩矣。龍旂四句廟祭也。皇皇三句郊祭也。是饗二句郊祭而獲福也。舍下天錫章意在周公。皇祖廟祭而獲福也。皇祖注指羣公不是。后稷舍下秋嘗四章意在獨龍旂二句。諸說紛紛。有指郊祭者。指廟祭者。亦有兼指郊廟者。爲廟之說者。曰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鞬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郊祭非龍旂也。爲郊之說者。曰周禮司常載日月之常。交龍爲旂。旂十有二旒。日月即龍旂也。郊特牲亦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故意其爲郊也。留此再考。郊只孟春行之。故春秋二句定屬廟。

四章至七章詳廟祭獲福之事。公車云云是武功亦曰致敬于廟者。武功亦善繼述中事也。泰山二章就獲福侈言之也。載嘗至洋洋所謂匪解不忒有慶以下皆福女之寔也。牛觸則不肥。夏制以福衡。見其豫也。白牡祀周公。羣公則用騂。所以別周公于王者也。犧尊祭器也。毛魚載羹祭品也。毛魚一物。載羹二物。籩豆大房三件。籩豆魯公十二。周公十六。大房以載。

牲體亦器祭也。萬舞，大夏象文，大武象武也。俾爾六
句，只散說去，不必強對。俾爾，神使之也。方盛爲熾，
無所不盛爲昌。有年爲壽，維祺爲臧，不虧句土地無
侵削也。不振句人心無動搖也。三壽三老也。岡陵合
上總魯邦是常意。

千乘
徒十萬
二萬或
不舉國
而行也

五章公車至，敢承皆武功也。有謂千乘之車，徒不應
止三萬者，要知千乘三萬都詩人偶舉之詞耳。朱英
以飾矛，矛又以二綠滕以約弓，弓又以重此公車之
盛，弓與矛載之車上者，故屬車公徒之胄，貝以飾之。

朱紱又以綴貝烝徒增增而盛此公徒之盛齊桓北
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與其會伯禽封魯淮
徐並興故曰戎狄膺荆舒懲下又將福壽反覆言之
富謂年之富也胥與試味一胥字舉朝皆老成不止
于三壽矣無有害無後艱也

六七章反覆其詞皆以擴土字爲說乃福之最大者
以終保彼東方之意泰山日所詹龜蒙日奄有鳧繹
日保有皆以封內言餘所未有者故皆以遂荒冠之
徐宅海邦皆連屬魯之東者淮夷蠻貊皆連屬于南

者魯侯是若順魯侯之欲非人之順于魯侯也

八章郊祭獲福故首揭一天字以別之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也逐句散說不必牽合眉壽保魯句保已有也居常句復固有也燕喜句一身之福也令妻句一家之福也宜大夫句朝廷之福也邦國是有一句邦國之福也既多受祉句安頓絕妙著此呼吸純字精神活現人必壽而後福可享前日眉壽又曰黃髮兒齒此之謂純嘏也

九章脩廟之事正與首二句相應斷截之所生之處

也。度量其制用之宜也。尋尺適其長短之質也。松栢
句制之偉也。路寢句制之弘也。新廟句另看廟本故
官。僖公新之故曰新廟。孔曼且碩。即上有鳥孔碩奕
奕之意。奚斯處要補入僖公萬民若者。慰崇德報功
之心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閼宮
當爲羣廟。魯申公則謂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
太廟。世室及孝惠莊桓四親廟之上。而使克誦之。非
孔子所錄也。

商頌

那

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一章臭味未成滌蕩先舉時也二章樂三闕乃出迎牲時也三章鐘鼓交作九獻既終時也未二章復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奠之也始祭以鞀鼓當祭以鞀鼓以管以磬祭成以庸鼓萬舞亦互言之

首章那言多已總前三章意單言鼓者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此不和樂之成在于鼓也鞀則鼓之小

者故連及之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
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
成亦由鞀也鞀以兆奏鼓者也播鞀則鼓從之奏鼓
簡簡不兼鞀下淵淵亦不兼鼓衍烈祖自我衍之也
未說到感格上

二章綏我思成鄭注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
之所思思祖考也如或見之則思成矣綏字亦妙思
不成故不能安思成故安鞀鼓四句合鞀鼓與管與
磬而以和平二字腰聯之磬乃堂上升歌玉磬非堂

下收樂之石磬。玉磬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非若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爲和平。今堂下之聲與堂上之磬和平如此。赫然湯孫汝之樂可謂盛矣。極其稱贊之也。彼此相濟爲和高下。適均爲平。穆穆厥聲。盡在上四句內。

三章凡祭將畢則鍾鼓盛作。如楚茨之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証也。有斃以清濁。高下言有奕以綴兆。疾徐言亦不夷懌。亦字包周頌先祖是聽在內。可見商文簡古。

四章叠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作
商先祖說温恭二句言自三闕以至九獻無時不敬
其事不分事與時言 顧字湯孫字有冀望之意

烈祖

首章是奉祭之由二章載酏進羹正祭時事然所云
有秩之祜未盡也故又以得人得天並言之見今日
格享之必然受福之無已皆烈祖所貽也黃耆無疆
降福無疆孰非申錫之無疆者乎

首章先祜含下天命人心如方命厥后是也申錫一

路。淡。下。有。秩。自。然。無。疆。斯。所。指。今。王。也。二。章。獻。酒。進。羹。是。一。時。事。然。其。序。先。酒。而。後。羹。清。酒。爲。灌。獻。所。用。奠。定。則。熟。薦。之。時。故。耳。看。本。文。旣。字。亦。字。不。宜。拘。拘。作。對。只。一。路。說。下。奏。假。二。句。就。進。羹。說。無。言。靡。爭。以。主。祭。助。祭。分。三。章。約。輒。三。句。得。人。自。天。降。康。二。句。得。天。溥。將。句。過。遞。之。詞。以。格。以。享。自。諸。侯。之。助。祭。言。來。格。來。享。則。祖。考。歆。之。矣。

玄鳥

此詩諸說紛紛有謂兼祀契湯武丁者有謂兼祀湯

武丁者有謂專祀湯者有謂專祀武丁者有謂宗廟
之樂歌總言商先后者余折衷之謂祀契章首三句
只似說一緣起不應無頌契一語謂祀契非也謂祀
湯後不應重敘武丁且作于武丁時不應以武王自
予詞肯夸耀如此謂祀湯非也謂宗廟之樂歌亦無
指寔維祀湯與武丁及專祀武丁二說近之然小序
以爲祀高宗更似可信近日沈無回亦主此說宜從
之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之所由生本之湯以
見商之所由王方命厥后二句立后案爲武丁繼湯

中興張本而總承之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以歸重
武丁曰在武丁孫子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
因曰此武丁孫子固武王也是儼然一武湯也有何
不勝乎是以龍旂十乘無异方命厥后之日也肇域
四海固無异奄有九有之日也四海二句又申前龍
旂二句景負句又申前邦畿三句此等處不必更深
一步前言十乘此更逗出四海前言畿域此更逗出
形勢而受命咸宜正與前受命不殆相應言自先后
以至武丁無不宜于受命者此百祿之所由荷也百

祿似當指後人說亦就土宇人心見之

首章生契而曰生商言商人之生始于契也宅殷土
芒芒堯封契契居之也武湯武字正與三節武字關
應正域彼四方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人不得割
而據之也

二章方命二句承上正域來方命厥后就人心言奄
有九有就土宇言在武丁孫子正是血脉流貫處固
承上不殆亦推動本章文勢

四章肇字雖解作開亦有始字意再造之功與開創

同也

楊用脩云。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祈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謂申甫爲嶽神所生。可乎。蘇明允曰。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二說可正遷史之誣。燕以春

分來其來主爲乎。乳故古以爲祀高禘之候。

長發

此禘祭之詩也。商之業始于契。大于相土。集于成湯。而佐之者伊尹。故均頌之。濬哲二句爲一篇之綱。自洪水至既發。祥之發于桀也。相土二句。祥之發于相土也。自帝命不違。至第六章。祥之發于湯也。而伊尹以元臣配享祖廟。故末章言尹之功。以終之。湯之德只是一敬。四章之不競練。不剛柔。敬以敷政也。五章之不震動。不懋竦。敬以用武也。六章之有虔亦敬也。

即上帝是祗之心也。

首章睿者深沈而不淺露也。哲者明睿而不昏昧也。曹聰明作元后人君聰明又怕淺露故曰濬哲逆而推之。世世有濬哲故曰長發其祥。洪水四句甚輕只發明洪荒甫闢之日有娥氏已在幅幘之內耳。子簡狄之子也。生商與玄鳥章不同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也。

二章桓如桓桓武王之桓撥如撥亂之撥書曰敬敷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撥者當顛蒙之世突以教化示

人使之就我約束。非剛健明決。斷斷不可。故曰桓撥。非以身教先之不可。又曰率履不越。受小國大國。就命之敷教。上說勿誤作受。封遂字。既字妙寫達字之神。莽生昭明。昭明生相。上常爲王官之伯。長諸侯。烈。就功業說。海外有截亦非。納土爲臣。只向化意。

帝命以下四節。皆言湯之受命也。重一敬字。此章亦不宜以有時有德並看文勢。緊連爲是。湯齊齊字。最可味。與致天之届届字。同義。然此亦只言天命集。非言王業成也。湯降不遲。言天之生湯恰。到合生時節。

聖教三句一連直接說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
躋之實也遲遲正形容不息之意就躋字上便見昭
假就日字便見遲遲上帝是祇亦是敬之純一處終
日乾乾對越上帝若說以敬事上帝便差式九圍亦
寬說下正其事

四五章受其練而爲綴旒爲駿厖所謂式九圍之命
也不競練剛柔不震動難竦此推日躋之敬見于行
事者如此小球大球是輯五瑞小共大共是賈方物
綴旒謂總攝得他來駿厖謂承載得他起古人取喻

親切上言文事故以緩旒喻下言武功故以駿龐喻
競太急、綈太緩、剛太猛、柔太寬、震動有張皇、驛騷之
意似屬太過、難竦有畏懼、憊怯之意似屬不及、是道
是總即與上天休天龍應。

六章正湯伐桀事有虔與前三章敬字相應、烈烈非
由師衆之盛、由理直氣壯來、莫遂莫達從苞、藤字、生
亦不得暢茂條達之義、九有有截即上式于九圍與
共練之受也、韋顧二句說剪桀之羽翼亦不妨時說
奠桀之悟此亦書生之見耳、當時湯既伐韋顧則兵

端已啓。有逼主之漸矣。縱使桀能改首。湯不復興。問
罪之師。將置身何地哉。本文分明說苞有三孽。則是
翦其羽翼。而后劓其本根。亦未爲不可。但此有緩攻
徐戰意。非如後世之譎詐耳。

七章言尹輔贊之功。中葉謂相土以後。湯以前。允也。
天子猶云。真主一般。前云湯降。此云降于卿士。皆鄭
重之詞。兩實字。要得揚尹功。口氣緊緊疊說。

殷武

帝乙之世。武親盡當祧。以其中興之烈。特爲百世不

遷之廟祀之非升祔之詩首二章伐荆楚三章服諸侯中興之事也四章畏天畏民中興之本也五章赫聲濯靈中興之象也末章則詳其立廟之事。

首章撻奮二字有卓然毅然鞭笞四夷之意高宗當積衰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念頭便陵夷不振矣。采入其阻三句有以衰荆二句總承采入句者有以采入二句對末句總承者只順文叠叠說爲妥荆楚左枕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也高宗深入其地破其巢穴盡致其醜類使之勢窮。

力盡無所逃遁。故其地盡爲我。有所謂有截也。不曰功而曰緒。上承祖宗。下開子孫。不似后世之好大喜功。而生事于四夷者比也。

二章責楚之詞。義正詞嚴。正是王者正堂堂問罪。興師氣象。說氏羗遠者如此。荆楚之近可知。說氏羗之自言如此。荆楚之勞王師者可知。說成湯又與上湯孫之緒相發。說來享來王曰商。是常。又見非貪非黷。只問他本等職貢方物曰享。一世一見曰王。

三章服諸侯也。歲事所包者廣。即朝覲述職也。春夏

朝宗其來以時故曰歲事稼穡乃歲事之重者勿予禍譴漻漻之意形于言色稼穡匪解亦非以墾闢自恃尚有不取自必意在自殷武至此俱是赫聲濯靈光景五章特拈出言之

四章言高宗之畏民以畏天中興之本也畏天只在畏民畏民之實只在賞罰二事僭濫以事言不怠違以心言不僭濫即是無怠違非又不僭濫于終意命于下國二句荆楚平諸侯服便是對天言故曰下國五章極字有歸往取正二意四句合而觀之中興氣

後
殘